

總統 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

呂芳上

(一) 黃埔開創革命運動的新紀元

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。中國國民黨本身在組織上的改進與黃埔軍校的創建，無疑的是日後國民革命獲得成功的主要基礎。翻閱中國近代革命史，很明顯的，革命事業的推進，國父以先知先覺領導於先，而蔣公則以英明仁武繼承於後。依照革命事業發展的趨勢看，承繼之間，也正有一個至為明顯的界線——那就是民國十三年黃埔陸軍官校的創建。當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，國父親臨致詞時，即說：「自今日始，將革命事業，從新創造」，又說「以前成敗，當做一場大夢，不復回顧，自今日起，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。」（註一）寄望黃埔軍校重新開創革命事業，至為殷切。是年十一月間，國父行將北上，再蒞軍校觀察，看到軍校學生精神飽滿，動作熟練，極為欣慰。他對蔣校長說：「我所提倡的三民主義，將來能够希望實行的，就在你這個陸軍軍官學校的一般學生了；凡是人總是要死的，不過要死得其所，我今天能够看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官長學生士兵們，如此奮勇的精神，就可以繼續我的生命，所以我雖死也能安心。」（註二）蔣公聽到國父這種情愴意深的面諭，即下定了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」的決心。國父北上之後不幸即於次年三月病逝北京，蔣公於東征軍中聞耗，哀痛欲絕，即發表哀告各軍將士文，決心以實行國父主義繼志述事為己任。（註三）於是此後革命建國的大業，便由蔣公率領黃埔子弟承擔起來。

(二) 國父決定創立軍官學校

國父領導的革命事業，在辛亥以前，至少已有十次以上的武裝起義。這一時期，自然還沒有革命的軍隊，每次起義全憑革命黨人奮不顧身的勇氣，或聯絡下層社會的群眾組織，或運動滿清軍隊的反正以舉事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，也因為缺少推翻反

動力量繼承革命黨人事業的革命軍，結果政權反落於北洋軍閥之手。國父曾慨歎說：過去革命的結果，雖然推翻滿清，建立了民國，「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，所以……民國的基礎，一點都沒有。」（註四）民國以後，袁世凱竊國，中華革命黨成立，繼續與北洋軍閥進行鬥爭，但仍然沒有革命黨的軍隊，所依靠的仍只是些同情革命黨的友軍。這些友軍的協助，不是主義的結合，而是利害的驅使。利害關係的變化，往往影響他們的向背，要靠這樣的軍隊，完成革命的事業，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民國二年以後，革命的挫折，確使國父痛心不已。（註五）但為了面對毀法賣國的軍閥，在一無憑藉的情況下，也只得知其不可而爲之。民國七年以後，國父對黨外軍隊，仍然感以至誠，曉以大義，期化假革命的軍隊爲真正的革命軍。這一時期他曾苦口婆心的先後對桂林軍政界講「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」，對滇粵桂軍講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對湘軍講「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」，對東路討賊軍講「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」。（註六）而尤其對民國七年以來即全力培植的粵軍寄予厚望。本來從民國七年以後，國父即視陳炯明爲黨內唯一的軍事幹部，等到民國九年粵軍回師廣東以後，對陳炯明更信託至專，希望陳炯明能成爲「民前之黃克強，民二後之陳英士」（註七），視其部隊爲黨軍的基礎，並命陳麾下洪兆麟所部全軍入黨，而黨人也視粵軍爲黨的核心武力，（註八）全都寄予殷望。但却不料而有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之事發生。這一重大挫折，確使國父深深的瞭解：一般舊有軍隊的不可依恃，要想革命事業發展，非創造真正的黨軍不可，而創造黨軍的基礎，就在先培養一批澈底了解主義而有革命精神的軍官，於是創建軍官學校的意念遂更爲堅定。

在此以前的革命史上，革命黨也不嘗沒有設立軍校的構想，例如同盟會成立前的「青山軍事學校」，中華革命黨時期在東京大森的「浩然廬」，都是訓練軍事人才的場所。但在寄身異國，缺乏經驗，規模小，經費不足的情況下，可說成效未著。實際上，由於過去革命的屢次失敗，已使黨內的優秀分子，早具改革軍隊的看法，例如在國民黨內以從事運動軍隊工作多年，又有多次實際參與並領導革命起義經驗的朱大符（執信），他在民國八年即已對中國軍隊的改造提出具體的看法，（註九）他特別從過去中國軍隊的生活與心理中發掘缺點，指出要完成軍隊的改造，有賴於培養一批「能有主義的，有希望的，非倚賴的，不突然過勞的，精神上平等的生活來改變兵的心理」的軍隊，才能實現。（註一〇）這一主張，對其後國父決心創立一所養成了解

主義政綱，具備新軍事知識的革命軍幹部的軍官學校，實有積極的影響。而朱大符的摯友，亦即日後擔任黃埔建校大任的蔣公，對朱氏這些見解，更是最表欽佩的一位。（註一）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，可說完全體驗出過去失敗的癥結，在軍事上便有了這一建立大規模軍官學校的計劃。自民國九年，被國父倚爲左右手，且許爲黨內「知兵事」的朱大符殉難以後，蔣公便成爲國父軍事上的得力幹部。民國九年十月底，國父致函蔣公，稱其「勇敢誠篤，與執信比，知兵又過之」。（註二）至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，蔣公復自滬來粵赴難，國父說：蔣公「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，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」（註三）這種共患難同生死的決心與勇氣，使國父深切了解蔣公即日後革命志業繼承的最佳人才，因而軍校創建的重責，便自然的落在蔣公的肩上了。

（二）蔣公肩負黃埔創校的大任

爲了打開民國成立十年以來的陰霾局面，國父決心改組中國國民黨。當時黨中幹部也都體會出「國民黨起死回生的辦法，一是團結黨員，一是練成真正革命軍隊」（註四），亦即靠團結黨員爲團體的奮鬥，以取代過去各人個別的努力；靠一支真正有主義有訓練革命軍的努力，以糾正假革命軍一時利害的結合。因此從民國十一年秋季起，國父便積極的進行整理黨務，同時爲了編練真正的軍隊，遂命蔣公於十二年八月，率領了「孫逸仙博士代表團」出國考察。

十二年十月，國父令設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」以進行黨務改組工作，（註五）同時也確定了組訓軍隊的計畫。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五日臨時中央執委會第五、六次會議中，即初步擬定組織「國民黨義勇軍」方案。這一由廖仲愷起草的組織法中，具體的提到義勇軍教員的覈定，須具有下列資格：（一）國民黨員或自願入黨者，（二）年齡在二十歲以上，四十歲以下，（三）曾在本國或外國陸軍大專軍官學校畢業，（四）能當義務不受薪金者爲合選。這一相當於軍校教官的教員，其基本任務除教練國民軍外，即必須接受黨之訓練，充分了解黨之宗旨主義及其實現方法。而義勇軍的招募，則以「志願入國民義勇軍，爲黨服務」爲條件。（註六）這一構想，實爲軍官學校及黨軍創立的胚胎。在會議中，亦曾決定以廣東高師爲訓練地點，但日後則有變更。十一月

二十六日，在國父親自主持的臨時中央執委會會議中，對建軍問題更作成下列六點具體決議：（註一七）

- (1) 學校名稱定為「國民軍軍官學校」。
- (2) 校長定蔣中正。
- (3) 教練長定陳翰譽。
- (4) 政治部主任定廖仲愷。
- (5) 籌備推定執行委員廖仲愷。
- (6) 校址租界某園。（註一八）

學校的名稱，其後雖正式改定為「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」（因校址設於黃埔，故習稱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」，或簡稱為黃埔軍校），但對黃埔建校而言，這次會議真是建軍史上的新紀元，且為國民黨正式確定設立一所培養革命軍幹部的「軍官學校」之始。而校長人選，決定以當時仍在國外考察的蔣公出任，更是具有特殊意義。十二月八日臨時中執會中，雖有黨員公意要求國父自兼軍校校長職的提議，但國父力排衆議，堅持仍以蔣公為校長（註一九）。這一明智的抉擇，更奠定了革命大業的不拔之基。軍校其他部門人選其後雖經變動，但毫無疑問的，這次會議的決定，是建軍史上極具意義的一頁。此後，軍校的籌建便順利的展開。同年十二月間，贊助蔣公建校最力的廖仲愷，在中央幹部會議上，概略的說明了改組中有關軍事革新藍圖：暫定六百人的「軍團」，教授內容以「歐戰後的軍事教育」、「惟黨可以造國之教育」與「政治關係」為主，並預計「辦去一年內，可以求兩師真正黨軍。」（註二〇）軍校的輪廓已大體呈現。

十一月十五日 蔣公自國外返抵上海，隨即上書國父，報告考察經過，並建議：

「為求國家強盛，先必統一全國；要統一全國，必先消滅軍閥；要消滅軍閥，必先建立軍隊；要建立軍隊，必先創立學校。」（註二一）

於是 國父建立軍校之志更堅，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亦同時致電 蔣公速赴廣東主持籌建軍校事宜。於是黃埔軍校的誕生乃

四 蔣公確立了黃埔軍校的規模

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。這次大會確定國民黨的改組，頒定新的黨綱與政策，更重要的是推動了「黃埔軍官學校」的創設計畫，使北伐得以完成，中國現代化的軍隊得以建立，其影響至深且鉅。整個軍校的宏遠規模，就是由 蔣公建立起來的。

軍校的設立，本來早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業已確定，但第一次大會正是全國各地代表群集，全黨精英共聚一堂之時，也正是更進一步具體推動創校工作的大好時機，因此爲了密託各地代表代辦招生事宜，在大會期間，即以「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」的名義，散發了「軍官學校招生通告」。一月三十日，廖仲愷也在會議席上，特別爲軍校招生事宜有所說明。(註二二)並且早在一週以前的元月廿四日，國父已以大元帥的身份，令派 蔣公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，正式把建立國民革命軍的重責託付 蔣公。實則爲國爲黨建立現代化部隊的基礎，也正是 蔣公這一時期的最大心願：

「我有一個志願，就是希望我畢生能够辦一個軍事學校，照我自己的理想來訓練一般有志的青年，完成建國的使命，而且當時相信我這一個志願如果實現，中國軍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，在這一種軍事教育制度之下訓練出來的官兵，不僅能够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，並且還可以建立現代化的軍隊，建設現代化的國家，……所以我在民國十二三年之間，什麼事都不願做，而只要創辦軍官學校，教育全國青年軍人，爲我唯一的志願。」(註二三)

蔣公的心願就在受任爲軍校籌備會委員長起，開始逐步實現了。在同一天，國父也任命了王柏齡、鄧演達、沈應時、林振雄、俞飛鵬、張家瑞、宋榮昌爲籌備委員。二十八日並指定以距廣州約四十里的黃埔島爲校址。二月六日，軍校籌備處正式成立於粵垣南堤二號，八日召開首次校務籌備會，(註二四)於是黃埔建校的工作有了更進一步的推展。

自二月八日起至五月九日第一期學生入學，籌備處改爲駐省辦事處止，籌備時間歷時三閱月，共開籌備會三十二次，舉凡

擬定校章、修建校舍、任免教職員、招考學生、審查員生資格、第一期學生教練計畫、全校員生入黨規定等重要事項，都在籌備會中有所決定。二月二十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更通過了 蔣公擬呈的「軍官學校考選學生簡章」，（註二五）根據這一簡章，第一條即闡明軍校宗旨：

「本校希望對於軍隊有澈底的改良進步，故擬使全國熱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，得有研求軍事學術之機會，並教以三民主義，俾養成良好有主義之軍人，以爲黨軍之下級幹部。」（註二六）

此即黃埔建校的基本目標，亦即培養以三民主義爲信仰的國民革命軍幹部之由來。同時在此一招生簡章中，更具體規定：第一期學生修學期限爲六個月。修業期限定爲半年，這是 蔣公所堅持的，無疑的完全是爲了適應緊迫時局的需要。（註二七）修業期滿後的待遇，簡章第十條中規定：「期滿後即升入本校高等科肄業，或派往各軍見習，期滿後當授陸軍步兵少尉，享受法定少尉之待遇，但應爲本黨服務。」（註二八）

二月二十一日 蔣公在軍校籌備處成立後不久，即因環境惡劣，辦事多被掣肘，阻礙良多，而函中央執行委員會請准辭職，二十三日 國父在 蔣公辭呈上批示：「答總理云，務須任勞任怨，百折不回，從窮苦中去奮鬥，故不准辭職。」（註二九）簡短的二十六字，不只含著 國父親身經歷得來的革命真理，更充分表現了 國父對蔣公的熱誠、懇摯與期望之殷切。國民革 命繼往開來的大局，因此確定。

軍校的招生，當然是學校開辦前的基本課題，爲了明瞭軍校招考的對象，必須先了解軍官學校章程中，有關學生的幾項條文。——這些條文也是黃埔軍校初創時期最爲珍貴的文獻：（註三〇）

第五條 本校學生由全國有力之青年，（年齡十八——二十五歲，體格強壯，曾在中學或高等小學畢業，及有其相當程度者。）及現役下級軍官中選擇，以已入本黨或與本黨同情者爲合格。凡志願入學諸生應經本校入學試驗委員會之試驗。

第十三條 凡經入學試驗委員會考取入學之學生，名爲軍官學生，於入校之前須填寫志願書，聲明願遵守本校一切規章，

卒業後，對於國家服務（受本校教育二月者服務期限一年，餘類推），入校之後，不得藉故呈請退校。

第十四條 學生須遵守及實行長官之命令訓示。如彼命為昭著之賣黨賣國行動等時，則為例外，同時須詳具報告呈遞校長及督辦。

第十五條 學生如有犯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斥令退學：

一、違犯訓練規則或屢犯校規者。

二、品行不端，無悛改之望者。

三、學無進境不及第者。

四、傷痍疾病不堪修學者。

第十六條 上條所述應斥退之學生，除第四項外，應由校長決定勒繳學費。

第十七條 學生在校服裝、飲膳、文具等一概由校供給。

第十八條 學生一律住校。

第十九條 學生在校期間每月發給月餉十元，除扣去伙食費用之外，餘者發給學生。

第二十條 學生修學終了後，應受卒業試驗，及第者授為陸軍步兵少尉，卒業試驗由督辦派員組織委員會試驗之。

第二十一條 卒業學生既得授為陸軍步兵少尉實官，應對國家服務，（在校二月即應服務一年，餘類推），非政府特許不得辭職，文憑委狀均須經大元帥或政府長官之批准。

這一章程詳載了學生入學的資格、考試方式、生活紀律及卒業待遇等項。基於這些規定，投考人的資格自然是以黨員為限。至於學生報考的方法，在列強虎視，軍閥圍困的險惡環境下，想在全國各地公開招生，當然是件難事。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，實際上已了解招生困難，故有密託出席大會代表回籍代辦的辦法，根據當時的「通告」，各省代表介紹青年學生報考，每省以十五人為額，並限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報到。（註三二）此外，即以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及廣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

校籌備處為中心，以招考的方式甄選學生，只要具有相當資格，經過國民黨員二人的介紹即可報名參加初試。在上海由執行部主辦，預計招取一二〇至一五〇人，對各省份人數的調配，都有優先的考慮。（註三三）上海初試取錄者，由執行部付與川資赴粵後，再與廣東初試錄取者，共同參加複試。複試由中國國民黨總理所任命的入學試驗委員會舉辦，複試科目有國文、數學及體格檢查等項。由上所述，可看出軍校自開創之初，對學生的選擇，就已十分審慎，尤其是以招收全國各地有為青年為主，其立意顯在欲打破當時軍隊地域化的傳統錮習，對日後軍隊國家化產生無比的影響。

對於各省區招收學生名額的分配，在二月八日 蔣公主持的籌備會中即擬定了計畫，預計錄取的三二四人中，以東三省、熱河、察哈爾共五十人，直、魯、晉、陝、豫、川、湘、鄂、皖、蘇、浙、閩、粵、桂，每省十二人，共一六八人，湘粵滇豫桂五軍，各分配十五名，計七十五人，另黨內先烈家屬二十人，餘十一人，預定備取三十至五十人。後來因報考學生素質極佳，故放寬了取錄的名額。（註三三）

根據現存軍校首次招生的資料顯示，密託第一次全國大會代表還籍代辦的辦法，確實收到成效。依照「各省代表第一次介紹投考軍校學生名冊」統計，湘、贛、皖、閩、桂、粵、鄂、魯、蘇、蒙古、西藏等區，選送報考的學生共達二二一名。（註三四）其中如桂永清、陳大慶等，都是日後黃埔一期中知名的將領。據統計應招投考第一期的學生，報名的總人數在二千人以上，超過預計錄取人數多倍。自行報考的，因校址在廣東，故以粵籍為最多，其次為鄰近的湖南、福建、雲南等省，合計有一千二百多人；在上海報名的也有五百人以上。投考的學生中，有三分之一為中學及大專學校畢業生。（註三五）素質可說相當優異。五四以後，青年學生開始熱心國是，黃埔軍校的招生，正好給予有志青年一個絕好的報國途徑，因此各地青年風湧而來也絕對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軍閥割據的地區，自然也有阻止青年赴考之事發生，例如貴州的周西成即其一例，但是在黃埔一期畢業的學生中黔籍却有十五人之多。（註三六）在黔籍報考的學生中，曾有一貧苦青年，身懷二十銀元，歷盡艱辛困苦，徒步經廣西來粵投考，此種狂熱投入革命洪爐的心志，可說是當時青年學生的共同寫照。（註三七）

民國十三年二月，軍校開始辦理招生以後，報名既已十分踴躍，籌備處遂定期舉行考試。三月二十一日 國父指定

蔣公

爲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，以王柏齡、胡樹森、彭素民、張家瑞、鄧演達、簡作楨等爲委員。三月二十四日，軍校舉辦下級幹部考試，錄取四十餘名。二十七日考試新生，錄取五百餘人，此即黃埔第一期學生。三、四月間，在蔣公與廖仲愷、王柏齡等商洽下，校款、章程、課程及分班諸事，均大體確定。（註三八）

黃埔軍校既以造就革命幹部爲目的，故對作育人才的師資，自始即十分重視。教員的資格除了學科術科有專門修養與經歷外，對於個人的品格操守、思想見地，亦須足爲學生模範者方爲合格。當時除由國父及蔣公親自選用高級人員外，各方薦舉人員，均須先填具履歷再經詳細考核，然後予以任用。軍校創立之初，何應欽爲戰術總教官，錢大鈞、胡樹森、陳繼承、文素松、沈應時、陸福廷、嚴重、王俊、劉峙等爲軍事教官，汪兆銘、胡漢民、邵元冲等爲政治教官，皆極一時之選。（註三九）對於隊長、分隊長人選，則就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及江西講武堂畢業學生中挑選。三月下旬下級幹部甄試完成以後，於四月二十六日先期入校接受訓練，蔣公於彼等入校後四、五天內，即召集下級幹部作了四次訓話，灌輸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。（註四〇）

民國十三年五月三日，國父以大元帥名義，發布手令，特任蔣公爲陸軍軍官學校校長。

五月五日黃埔第一期新生入校，編爲一、二、三隊。備取生隨後亦入校，編爲第四隊。合計新生四百七十人，總稱爲學生總隊，隨即開始嚴格的預備教育訓練。當時軍校的人事編制，校長之上設總理，由國父兼任，校長之下設六部，屬於教育者有政治部、教授部、教練部；屬於事務者有管理、軍需、軍醫三部；另設黨代表一職，由廖仲愷擔任，與校長共同綜理校務。

創造：

「諸位學生將來就是革命的骨幹，有了這種骨幹，成立革命軍，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，如果沒有好革命軍，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。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，獨一無二的希望，就是創造革命軍，將來挽救中國的危亡。」

（註四一）

國父訓話完畢後，即將校印頒交校長蔣公，這是革命責任的交付，也是一樁歷史使命的付託，鄭重莊嚴的一幕，深深的烙入

了軍校全體官生的腦海。隨後，胡漢民代表 國父宣讀訓詞：

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。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。咨爾多士，爲民前鋒。夙夜匪懈，主義是從。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心一德，貫澈始終。」

這篇訓詞的全文，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明令定爲國歌的歌詞。是日午後還舉行閱兵式及分列式，由 國父擔任大閱官，親校黃埔初期的五百健兒，下午五時典禮完畢。從此黃埔軍校遂成爲我國民革命軍將領的培養所，肩負了實行主義再造民國的大業。

(五) 創業維艱，任重道遠

黃埔軍校的設立原是爲適應革命環境而來的，故爲求迅速造就革命幹部， 蔣公在規劃學校教育課程時，即作了通盤縝密的考慮：在軍事上分學、術二科，學科由軍事教官摘要講授戰術原則及平日作戰經驗，使學生筆記背誦；術科則由教練部規定，注重操練並實習各種戰鬥方法。政治教育由政治部籌劃，灌輸主義理論，涵養革命精神，並向學生闡釋國內外大勢及社會現狀。創校之初，校總理 國父即與黨內先進不時蒞校講訓， 國父並親自核定「親愛精誠」四字爲校訓。而 蔣公更終日孜孜淬練，期其有成。

軍校成立之初，由於國內外環境險惡，校務的推進真是歷盡艱辛。以校址言，黃埔會爲廣東陸軍學校及海軍學校舊址，因年久失修，房舍多已破舊不堪使用，除需澈底修葺外，尙因其他軍隊佔住不讓，幾經交涉，方才遷出得以使用。以經費言，革命政府本身早已捉襟見肘，而爲維持學生及教職員的生活，學校當局更須日夜奔走。(註四三) 蔣公敘述當時軍校的惡劣環境曾說：

「軍械既少，經費又沒有着落，因爲所有的廣東財政都由滇桂軍把持去了，不但學生的書不能教，學校全部都幾乎不能支持。」(註四四)

日後 蔣公在紀念軍校創立十週年的一篇訓詞中還提到：建校之初，因為經費困難，曾有一次全校幾有斷炊之虞。（註四五）經費的困難雖是棘手，然而猶易解決，當時最大的問題仍在駐紮於廣州的其他軍隊，千方百計的來阻撓軍校的發展。幸而軍校在成立之初已設法運入了五百枝步槍，即以這五百枝槍的武力，加上 蔣公堅忍不拔的精神，方能克服困難，邁向坦途，故 蔣公會說：軍校是靠着 總理和廖黨代表以下的一般同志偷偷摸摸，在忍饑挨餓困苦中創辦的。（註四六） 蔣公用廣東土語「偷偷摸摸」來形容軍校創業的維艱，真可謂是最恰當的比喩了。（註四七）

環境儘管困難，但 蔣公任勞任怨，從第一期學生入校起，黃埔即顯現了充沛的活力與蓬勃的朝氣。當時在校中擔任軍事教官的劉峙將軍，回憶黃埔初創的新氣象時會說：

「學生入校後的生活，非常的嚴肅、活潑、緊張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到晚間九時半熄燈，沒有片刻時晷是虛廢的，在當時軍閥橫行的中國環境中，別處那裏找得到這樣活潑而有力量的軍事學校，校中的一切都充滿了革命的朝氣，什麼人也不敢

懶惰，著者當時忝任教職，在校長領導之下，與學生過著同樣的生活，至今回憶起來，實在是人生一大快事。」（註四八）

蔣公下定決心全力以赴。民國十五年六月在軍校的一次訓詞中，

蔣公會表明這一心志說：

「中正自奉 總理命令創設本校，……只有拿我個人的人格和精神，完全放在學校裏，努力做去，成敗利鈍置之不理，只有對黨、對主義、對 總理、對同志學生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。」（註五〇）

蔣公當時尚兼任粵軍參謀長，但常駐校中，朝夕與師生共同生活。不僅一切大計躬自擘劃，即一般規章條例，亦多親手釐訂， 蔣公案頭常置籌備錄、辦事提要、會議提要等小冊子，凡有所舉，必隨時記錄。（註五一）故軍校在 蔣公主持下，校務井然有條，蒸蒸日上。

蔣公對黃埔學生自始即一本真誠，視如子弟，親切懇摯，無間始終。每星期除公開訓話外，還不時與學生個別談話，了解

學生問題，解決學生困難。由民國十三年五月學生入校到次年一月三日止，蔣公對學生幹部的訓話，前後共達四十九次，其言詞多熱烈樸直，內容則無不以革命精神相感召，以三民主義共陶熔。（註五）此後黃埔學生於歷次戰役中之所以能赴義成仁，視死如歸，正是蔣校長作育周詳，愛護殷勤，惕慮精深，感召宏偉的結果。

黃埔創校，甫及四月，即在解決商團事變中（十年十月）初露光芒，繼之掃除了東江叛逆的陳（炯明）林（虎）（十四年三月），撲滅了假革命的楊（希閔）劉（震寰）（十四年六月），統一廣東，鞏固了國民革命的基地，使黃埔聲名遠揚中外。這就是在蔣公訓練下，繼承國父遺志，以主義為信仰，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的初步表現。於是一個彈丸孤島的黃埔，在蔣公主持下，引燃了革命的火種，一個鼓鑄革命軍的洪爐，就這樣担负起了「繼往開來」任重道遠的重大使命。

附 註

- 註一：國父在黃埔軍校開學訓詞，載中央黨史會編訂：《國父全集》，第二冊，頁六九一—六九二。（六十一年六月台北出版）。
- 註二：蔣校長對黃埔官兵訓話，（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），載黃埔訓練集，頁三五四。
- 註三：蔣校長為大元帥病逝哀告全軍文，見毛思誠：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，第九冊，頁七九一八〇A，（線裝本）。
- 註四：同註一，頁六九三。
- 註五：國父論民二討袁之役中黨員及軍隊的表現說：「外侮之來，立見摧毀，患難之際，疏於路人。」論民二至民七護法的失敗，則「論戰惟知擁兵而通敵，論和惟知分肥以攘利，以秘密濟其私，以專擅逞其欲。」見國軍政工史稿，頁二五一二六。（四九年八月國防部史政局發行）。
- 註六：講詞見《國父全集》，第二冊，頁六七〇—七〇五。
- 註七：國父致蔣公函（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九日），載《國父全集》，第三冊，頁七五五。
- 註八：朱執信謂粵軍為革命黨的「遺腹子」，因民七國父離粵，留此軍在閩南，為後來驅除桂系的基礎。見鄒魯：《中國國民黨史稿》，頁四四九。（一九三七年七月長沙商務印書館）。
- 註九：朱執信在這一時期發表過「為督軍畫策」、「論軍官之改革」、「兵的心理及其改造」等文，分別就中國軍隊上中下三層官兵為對象加以探討。參見呂芳上：「朱執信與中國革命」，論文，油印本，第五章第二節。

註一〇：朱執信：「兵之心理及其改造」，建設雜誌，第三卷第一期，頁二七。

註一一：同註九。

註一二：同註七。

註一三：國父爲 蔣公著「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」作序，載 國父全集，第四冊，頁一四三八。

註一四：汪兆銘：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詞，載「革命軍」，第八期，頁八，（十四年九月二十日）。

註一五：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國父派胡漢民、林森、廖仲愷、鄧澤如、楊庶堪、陳樹人、孫科、吳鐵城、譚平山爲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，汪兆銘、李大釗、謝英伯、古應芬、許崇清爲候補委員，共同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。詳見李雲漢：從容共到清黨，（上

），頁一七五。（五十五年五月，中國學術獎助會出版）。

註一六：臨時中央執委會第五次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二及十五日），油印原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一七：臨時中央執委會第十次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，油印原件。

註一八：關於軍校校址，在臨時中執會第十一、十四次會議中，推定孫科、吳鐵城會同軍事專員覈定。

註一九：見臨時中央執委會第十五次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八日）油印原件。

註二〇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第十次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九日），油印原件，黨史會藏。此一紀錄已採入黨史會編：革命文獻，第

八輯，頁七七—七九。

註二一：見袁守謙、黃杰編：黃埔建軍，頁十三，（六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北出版）。

註二二：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日上午）毛筆原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二三：蔣總統主持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一期開學典禮訓詞，（民國四十年四月九日），載 蔣總統言論彙編，頁一五六，（四十五年十月卅一日台北正中書局出版）。

註二四：參見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第六冊，頁一三三；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，第一冊，第一篇，頁一。（民國二十五年出版，線裝。）

註二五：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日），鉛印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二六：見「陸軍軍官學校考選學生簡章」，載中國國民黨週刊，第十期，（民國十三年三月二日廣州出版）。

註二七：蔣公自始即堅持修學期限定爲六個月，見 蔣公致廖仲愷電，（民國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），電報原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二八：同註二六。

總統 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

註三九：原批影印件見中央黨史會編：《國父墨蹟》，頁四九九（五十四年十一月台北出版）。

註四〇：引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發：「國民黨軍官學校招生通告」，載中國國民黨週刊，第九期，（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），一「章程」在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」中，亦未見刊載。

註四一：同上。

註四二：汪兆銘報告上海招生情形，見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會議紀錄，（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三日），油印原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四三：後來取錄的名額增加到五百五十名，見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第八冊，頁四十A。

註四四：「各省代表介紹投考軍校學生名冊」，毛筆原件，黨史會藏。

註四五：見廖仲愷致 蔣公電，載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第六冊，頁六。又上海報考學生的人數，見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蔣校長對軍校學生講：「本校變遷情形」，同上書，第八冊，頁四一A。

註四六：黃埔第一期學生合十三年九月及十一月入校的共有六四五人，他們的籍貫與人數依次為：湖南（一九七人）、廣東（一〇八人）、陝西（五七）、江西（四一）、浙江、廣西（各三七）、安徽（一五）、江蘇（一四）、四川（四一）、湖北（一六）、貴州（一四）、雲南（一三）、山東、福建（各一）、山西、河南（各一〇）、河北（四）、甘肅（三）、蒙古（一）、吉林、黑龍江（各一）。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，第二冊，第四篇第一章，頁三B一一四A。

註四七：見吳鐵城回憶錄，頁二二六，（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台北三民書局出版）。

註四八：十三年三月十日函廖仲愷，二十七日函王柏齡，二十八日電廖仲愷，三十日廖仲愷覆電，四月一日電廖仲愷，及廖覆函，都在討論學校章程、學期、薪餉、教職員、學生名額分配及試務等項，見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頁六一一四七。

註四九：革命文獻，第十輯，頁三一。

註五〇：四月二十六日第一次講「本校目的」，二十七日第一次講「服從與守紀律」，二十八日第三次講「明白自己的職務、地位與責任」，三十日第四次講「相親相愛與和衷共濟」，見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第六冊，頁四八一五二A。

註五一：黃埔初創時期教職員名單，參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，第一冊，第三篇第一章，頁一四二。

註五二：陸軍官校開學訓詞，見 國父全集，第二冊，頁六九一—七〇〇。

註五三：這一時期政府及軍校經費，草慕庭教授專文曾有討論，詳見 C. Martin Wilbur, "Military Separation and Reunification, 1922-1937," in Ping-ti Ho and Tang Tsou, (ed.), *China In Crisis*, Volume I, PP. 220-241, (Chicago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8.)

註四四：蔣公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軍事報告，見中央黨史會：革命文獻，第七輯，頁三三一。

註四五：蔣校長陸軍官校十週年紀念訓詞，載黨史會編：黃埔建軍三十年概述，附錄，頁七十四，（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出版）。

註四六：同上，頁七十五。

註四七：同上。

註四八：劉峙：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，頁十一。（台北文海出版社）。

註四九：蔣校長第一次對學生訓詞：「本校之使命與革命的人生」，載黃埔訓練集（精神教育第一集），頁二十五，（民國十三年五月八日講）。

註五〇：黃埔第一次懇親大會及成立同學會上訓詞，載「黃埔潮」，第一期，頁八，（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）。

註五一：見毛思誠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，第六冊，頁五一A。

註五二：蔣校長對學生訓詞，大部已收入「黃埔訓練集」（精神教育第一集）中，其細目參見：國軍政工史稿，上冊，頁九十三—九十四。